

一刻拍案惊奇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丛书

[明]凌濛初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丛书

二刻拍案惊奇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丛书

二刻拍案惊奇

[明]凌濛初 编著

王根林 校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

商务印书馆 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9.125 插页 4 字数 477,000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0,001—13,100

ISBN 7-5325-2365-9
I·1196 定价：24.7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厂质量科联系。T:56628900×813

出 版 说 明

尽管小说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地位远不如诗文，但就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和影响而言，诗文又难以与小说相比。中国古典小说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后，直到元明清时期才形成了高潮，一大批白话和文言、长篇与短篇的名著相继问世，从而在世界文坛上奠定了自己应有的地位。

为了向今天的读者全方位、集中地展示中国古典小说所具有的独特风貌，我们特意从为数众多的作品中编集了这套《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丛书》。首次入选的有：明代施耐庵的《水浒全传》，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吴承恩的《西游记》、清代曹雪芹、高鹗的《红楼梦》，明代冯梦龙的《古今小说》（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以上三种合称“三言”），凌濛初的《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以上两种合称“二拍”）和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其中《水浒全传》等四大古典小说名著是元明清白话长篇小说的杰出代表。这些作品有的以形象苍凉的笔墨，描写了农民起义军的悲壮和惨烈；有的粗线勾勒，展示出朝代更迭的历史沧桑；有的则以诙谐机智，从神话故事中折射出世俗的好恶；有的尽力渲染，将时代的感慨融入家族的兴衰。因此无论从小说的取材还是从艺术的技巧来看，这四部名著都可以作为中国古典白话长篇小说的骄傲。

而“三言”、“二拍”，则是宋元明以来流行话本的改写和结集，集中体现了那一时期白话短篇小说的创作成就。它的特点在于以

城市生活和商业活动为背景,较全面地反映了市民阶层的喜怒哀乐,呈现出比长篇小说更贴近现实的灵活性;至于语言的生动通俗,也明显存有民间口头创作向文人案头创作过渡的痕迹。

与以上白话长、短篇小说不同,《聊斋志异》是一部用传统文言写成的短篇小说集。在这本谈狐说鬼的小说集中,作者用孤愤的心情和讽刺的笔法,尖锐地揭露和抨击了满汉官僚大地主的凶横残暴,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科举、婚姻等各个方面,具有很高的思想、艺术价值。

总之,这十部小说既兼顾了讲史、侠义、言情、神怪等多种类型,又白话文言、长篇短篇并取,很能反映中国古典小说的创作概况和达到的水平。

这次入选丛书的十部名著所依据的版本分别是:《水浒全传》用明万历后期内容最全的一百二十回本,《三国演义》用清初大魁堂“绣像金批第一才子书”本,《西游记》用世德堂本,《红楼梦》用版本价值较高的程乙本,《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分别用最早的天许斋、金陵兼善堂、苏州叶敬池刊本,《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用日本轮王寺慈眼堂法库和内阁文库藏尚友堂原刊本,《聊斋志异》则用 1963 年张友鹤先生辑校的“会校、会注、会评”本。

为了适应不同层次的读者需要,这套丛书在排印和装帧上介于普及通俗本和提高豪华本之间。相信这样去其两端而执其中的定位,能给爱好中国古典文学的读者带来更多的选择余地。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 4 月

二刻拍案惊奇序

尝记《博物志》云：“汉刘褒画《云汉图》，见者觉热；又画《北风图》，见者觉寒。”窃疑画本非真，何缘至是？然犹曰人之见为之也。甚而僧繇点睛，雷电破壁；吴道玄画殿内五龙，大雨辄生烟雾。是将执画为真，则既不可；若云赝也，不已胜于真者乎？然则操觚之家，亦若是焉则已矣。

今小说之行世者，无虑百种，然而失真之病，起于好奇。知奇之为奇，而不知无奇之所以为奇。舍目前可纪之事，而驰骛于不论不议之乡，如画家之不图犬马而图鬼魅者，曰：“吾以骇听而止耳。”夫刘越石清啸吹笳，尚能使群胡流涕，解围而去，今举物态人情，恣其点染，而不能使人欲歌欲泣于其间。此其奇与非奇，固不待智者而后知之也。则为之解曰：“文自《南华》、《冲虚》，已多寓言，下至非有先生、冯虚公子，安所得其真者而寻之？”不知此以文胜，非以事胜也。至演义一家，幻易而真难，固不可相衡而论矣。即如《西游》一记，怪诞不经，读者皆知其谬；然据其所载，师弟四人各一性情，各一动止，试摘取其一言一事，遂使暗中摸索，亦知其出自何人，则正以幻中有真，乃为传神阿堵。而已有不如《水浒》之讥，岂非真不真之关，固奇不奇之大较也哉？

即空观主人者，其人奇，其文奇，其遇亦奇。因取其抑塞磊落之才，出绪余以为传奇，又降而为演义，此《拍案惊奇》之所以两刻

也。其所据摭，大都真切可据。即间及神天鬼怪，故如史迁纪事，摹写逼真，而龙之踞腹，蛇之当道，鬼神之理，远而非无，不妨点缀域外之观，以破俗儒之隅见耳。若夫妖艳风流一种，集中亦所必存。唯污蔑世界之谈，则戛戛乎其务去。鹿门子常怪宋广平之为人，意其铁心石肠，而为《梅花赋》，则清便艳发，得南朝徐、庾体。由此观之，凡托于椎陋以眩世，殆有不足信者夫。主人之言固曰：“使世有能得吾说者，以为忠臣孝子无难；而不能者，不至为宣淫而已矣。”此则作者之苦心，又出于平平奇奇之外者也。

时剞劂告成，而主人薄游未返，肆中急欲行世，征言于余。余未知搦管，毋乃“刻画无盐，唐突西子”哉！亦曰“簸之扬之，糠秕在前”云尔。

壬申冬日睡乡居士题并书

二刻拍案惊奇小引

丁卯之秋事，附肤落毛，失诸正鹄，迟回白门。偶戏取古今所闻一二奇局可纪者，演而成说，聊舒胸中磊块。非曰行之可远，姑以游戏为快意耳。同侪过从者索阅一篇竟，必拍案曰：“奇哉所闻乎！”为书贾所侦，因以梓传请。遂为抄撮成编，得四十种。支言俚说，不足供酱瓿；而翼飞胫走，较捻髭呕血、笔冢研穿者，售不售反霄壤隔也。嗟乎！文讵有定价乎？

贾人一试之而效，谋再试之。余笑谓一之已甚。顾逸事新语可佐谈资者，乃先是所罗而未及付之于墨，其为柏梁馀材、武昌剩竹，颇亦不少。意不能恝，聊复缀为四十则。其间说鬼说梦，亦真亦诞，然意存劝戒，不为风雅罪人，后先一指也。竺乾氏以此等亦为绮语障，作如是观，虽现稗官身为说法，恐维摩居士知贡举，又不免驳放耳。

崇祯壬申冬日即空观主人题于玉光斋中

目 录

出版说明	1
二刻拍案惊奇序	1
二刻拍案惊奇小引	1
卷之一 进香客莽看金刚经	1
出狱僧巧完法会分	
卷之二 小道人一着饶天下	15
女棋童两局注终身	
卷之三 权学士权认远乡姑	36
白孺人白嫁亲生女	
卷之四 青楼市探人踪	53
红花场假鬼闹	
卷之五 裹敏公元宵失子	75
十三郎五岁朝天	
卷之六 李将军错认舅	91
刘氏女诡从夫	
卷之七 吕使君情媾宦家妻	106
吴太守义配儒门女	
卷之八 沈将仕三千买笑钱	120
王朝议一夜迷魂阵	
卷之九 莽儿郎惊散新莺燕	133
伶梅香认合玉蟾蜍	

卷之十	赵五虎合计挑家衅 莫大郎立地散神奸	152
卷十一	满少卿饥附饱扬 焦文姬生仇死报	166
卷十二	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	183
卷十三	鹿胎庵客人作寺主 剡溪里旧鬼借新尸	194
卷十四	赵县君乔送黄柑 吴宣教干偿白镪	206
卷十五	韩侍郎婢作夫人 顾提控掾居郎署	225
卷十六	迟取券毛烈赖原钱 失还魂牙僧索剩命	242
卷十七	同窗友认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	254
卷十八	甄监生浪吞秘药 春花婢误泄风情	278
卷十九	田舍翁时时经理 牧童儿夜夜尊荣	293
卷二十	贾廉访赝行府牒 商功父阴摄江巡	306
卷二十一	许察院感梦擒僧 王氏子因风获盗	318
卷二十二	痴公子狠使噪脾钱 贤丈人巧赚回头婿	337
卷二十三	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	353
卷二十四	庵内看恶鬼善神 井中潭前因后果	367

卷二十五	徐茶酒乘闹劫新人 郑蕊珠鸣冤完旧案	380
卷二十六	懵教官爱女不受报 穷庠生助师得令终	392
卷二十七	伪汉裔夺妾山中 假将军还姝江上	405
卷二十八	程朝奉单遇无头妇 王通判双雪不明冤	417
卷二十九	赠芝麻识破假形 撷草药巧谐真偶	429
卷三十	瘗遗骸王玉英配夫 偿聘金韩秀才赎子	442
卷三十一	行孝子到底不箇尸 殉节妇留待双出柩	455
卷三十二	张福娘一心贞守 朱天锡万里符名	466
卷三十三	杨抽马甘请杖 富家郎浪受惊	478
卷三十四	任君用恣乐深闺 杨太尉戏官馆客	490
卷三十五	错调情贾母詈女 误告状孙郎得妻	508
卷三十六	王渔翁舍镜崇三宝 白水僧盗物丧双生	521
卷三十七	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	535
卷三十八	两错认莫大姐私奔 再成交杨二郎正本	548
卷三十九	神偷寄兴一枝梅 侠盗惯行三昧戏	562

卷 四 十 宋公明闹元宵杂剧 583

二刻拍案惊奇 卷之一

进香客莽看金刚经 出狱僧巧完法会分

诗曰：

世间字纸藏经同，见者须当付火中。
或置长流清净处，自然福禄永无穷。

话说上古苍颉制字，有鬼夜哭，盖因造化秘密，从此发泄尽了。只这一哭，有好些个来因。假如孔子作《春秋》，把二百四十二年间乱臣贼子心事阐发，凛如斧钺，遂为万古纲常之鉴，那些奸邪的鬼岂能不哭！又如子产铸刑书，只是禁人犯法，流到后来，奸胥舞文，酷吏锻罪，只这笔尖上边几个字，断送了多少少人？那些屈陷的鬼，岂能不哭！至于后世以诗文取士，凭着暗中朱衣神，不论好歹，只看点头。他肯点点头的，便差池些，也会发高科、做高官；不肯点头的，遮莫你怎样高才，没处叫撞天的屈。那些呕心抽肠的鬼，更不知哭到几时才是住手。可见这字的关系，非同小可。况且圣贤传经讲道，齐家治国平天下，多用着他不消说；即是道家青牛骑出去，佛家白马驮将来，也只是靠这几个字，致得三教流传，同于三光。那字是何等之物，岂可不贵重他！每见世间人，不以字纸为意，见有那残书废叶，便将来包长包短，以致因而揩台抹桌，弃掷在地，扫置灰尘污秽中。如此作践，真是罪业深重。假如偶然见了，便轻轻拾将起来，付之水火，有何重难的事？人不肯做。这不是人不肯做，一来只为人不晓得关着祸福，二来不在心上的事，匆匆忽略过了。只要能存心的人，但见字纸，便加爱惜，遇有遗弃，即行收

拾，那个阴德可也不少哩！

宋时，王沂公之父爱惜字纸，见地上有遗弃的，就拾起焚烧。便是落在粪秽中的，他毕竟设法取将起来，用水洗净，或投之长流水中，或候烘晒干了，用火焚过。如此行之多年，不知收拾净了万万千千的字纸。一日，妻有娠将产，忽梦孔圣人来分付道：“汝家爱惜字纸，阴功甚大。我已奏过上帝，遣弟子曾参来生汝家，使汝家富贵非常。”梦后果生一儿，因感梦中之语，就取名为王曾。后来连中三元，官封沂国公。宋朝一代中三元的，止得三人，是宋庠、冯京与这王曾，可不是最希罕的科名了！谁知内中这一个，不过是惜字纸积来的福，岂非人人做得的事？如今世上人，见了享受科名的，那个不称羡？道是难得。及至爱惜字纸这样容易事，却错过了不做，不知为何！且听小子说几句：

苍颉制字，爰有妙理。
三教圣人，无不用此。
眼观秽弃，颡当有泚。
三元科名，惜字而已。
一唾手事，何不拾取？

小子因为奉劝世人惜字纸，偶然记起一件事来。一个只因惜字纸拾得一张故纸，合成一大段佛门中因缘，有好些的灵异在里头。有诗为证：

翰墨因缘法宝流，山门珍秘永传留。
从来神物多呵护，堪笑愚人欲强谋。

却说唐朝侍郎白乐天，号香山居士，他是个佛门中再来人，专一精心内典，勤修上乘。虽然顶冠束带，是个宰官身，却自念佛看经，做成居士相。当时因母病，发愿手写《金刚般若经》百卷，以祈

冥佑，散施在各处寺宇中。后来五代、宋、元兵戈扰乱，数百年间，古今名迹，海内亡失已尽，何况白香山一家遗墨？不知多怎地消灭了。唯有吴中太湖内洞庭山一个寺中，流传得一卷，直至国朝嘉靖年间依然完好，首尾不缺。凡吴中贤士大夫、骚人墨客，曾经赏鉴过者，皆有题跋在上，不消说得；就是四方名公游客，也多曾有赞叹顶礼，请求拜观、留题姓名日月的，不计其数。算是千年来希奇古迹，极为难得的物事。山僧相传，至宝收藏，不在话下。

且说嘉靖四十三年，吴中大水，田禾淹尽，寸草不生。米价踊贵，各处禁粜闭籴，官府严示平价，越发米不入境了。元来大凡年荒米贵，官府只合静听民情，不去生事。少不得有一伙有本钱趋利的商人，贪那贵价，从外方贱处贩将米来；有一伙有家当囤米的财主，贪那贵价，从家里廒中发出米去。米既渐渐辐辏，价自渐渐平减，这个道理也是极容易明白的。最是那不识时务执拗的腐儒做了官府，专一遇荒就行禁粜、闭籴、平价等事。他认道是不使外方籴了本地米去，不知一行禁止，就有棍徒诈害，遇见本地交易，便自声扬犯禁，拿到公庭，立受枷责。那有身家的怕惹事端，家中有米，只索闭仓高坐，又且官有定价，不许贵卖，无大利息，何苦出粜？那些贩米的客人，见官价不高，也无想头。就是小民私下愿增价暗籴，惧怕败露受责受罚，有本钱的人，不肯担这样干系，干这样没要紧的事。所以越弄得市上无米，米价转高。愚民不知，上官不谙，只埋怨道：“如此禁闭，米只不多；如此抑价，米只不贱。”没得解说，只囫囵说一句“救荒无奇策”罢了。谁知多是要行荒政，反致越荒的。

闲话且不说。只因是年米贵，那寺中僧侣颇多，坐食烦难。平日檀越也为年荒米少，不来布施。又兼民穷财尽，饿殍盈途，盗贼充斥，募化无路。那洞庭山住在太湖中间，非舟楫不能往来。寺僧平时吃着十方，此际料没得有凌波出险、载米上门的了。真个是：

香积厨中无宿食，净明钵里少馀粮。

寺僧无计奈何。内中有一僧，法名辨悟，开言对大众道：“寺中僧徒不少，非得四五十石米不能度此荒年。如今料无此大施主，难道抄了手坐看饿死不成？我想白侍郎《金刚经》真迹，是累朝相传至宝，何不将此件到城中，寻个识古董人家，当他些米粮，且度一岁。到来年有收，再图取赎，未为迟也。”住持道：“相传此经值价不少，徒然守着他，救不得饥饿，真是戤米囤饿杀了。把他去当米，诚是算计。但如此年时，那里撞得个人肯出这样闲钱，当这样冷货？只怕空费着说话罢了。”辨悟道：“此时要遇个识宝太师，委是不能勾。想起来只有山塘上王相国府当内严都管，他是本山人，乃是本房檀越，就中与我独厚。这卷白侍郎的经，他虽未必识得，却也多曾听得。凭着我一半面皮，挨当他几十挑米，敢是有的。”众僧齐声道：“既然如此，事不宜迟，只索就过湖去走走。”

住持走去房中，厢内捧出经来，外边是宋锦包袱包着，揭开里头看时，却是册叶一般装的，多年不经裱褙，霉气已无，周围镶纸多泛浮了。住持道：“此是传名的古物，如此零落了，知他有甚好处？今将去与人家藏放得好些，不要失脱了些便好。”众人道：“且未知当得来当不来，不必先自耽忧。”辨悟道：“依着我说，当便或者当得来。只是救一时之急，赎取时这项钱粮还不知出在那里！”众人道：“且到赎时再做计较，眼下只是米要紧，不必多疑了。”当下雇了船只，辨悟叫个道人随了，带了经包，一面过湖到山塘上来。

行至相府门前，远远望去，只见严都管正在当中坐地。辨悟上前稽首，相见已毕，严都管便问道：“师父何事下顾？”辨悟道：“有一件事，特来与都管商量，务要都管玉成则个。”都管道：“且说看何事。可以从命，无不应承。”辨悟道：“敝寺人众，缺欠斋粮，目今年荒米贵，无计可施。寺中祖传《金刚经》，是唐朝白侍郎真笔，相传价值千金，想都管平日也晓得这话的。意欲将此卷当在府上铺中，得应付米百来石，度过荒年，救取合寺人众生命，实是无量功德。”严都管道：“是甚希罕东西，金银宝贝做的，值此价钱？我虽曾听见

老爷与宾客们常说，真是千闻不如一见。师父且与我看看再商量。”

辨悟在道人手里接过包来，打开看时，多是零零落落的旧纸。严都管道：“我只说是什么样金碧辉煌的，元来是这等晦气色脸，到不如外边这包还花碌碌好看，如何说得值多少东西！”都管强不知以为知的，逐叶翻翻，一直翻到后面去，看见本府有许多大乡宦名字及图书在上面，连主人也有题跋手书印章，方喜动颜色道：“这等看起来，大略也值些东西，我家老爷才肯写名字在上面。除非为我家老爷这名字多值了百来两银子，也不见得。我与师父相处中，又是救济好事，虽是百石不能勾，我与师父五十石去罢。”辨悟道：“多当多赎，少当少赎。就是五十石也罢，省得担子重了，他日回赎难措处。”当下严都管将经包袱得好了，捧了进去。终久是相府门中手段，做事不小，当真出来写了一张当票，当米五十石，付与辨悟道：“人情当的，不要看容易了。”说罢，便叫开仓斛发。辨悟同道人雇了脚夫，将米一斛一斛的盘明下船，谢别了都管，千欢万喜，载回寺中不题。

且说这相国夫人，平时极是好善，尊重的是佛家弟子，敬奉的是佛家经卷。那年冬底，都管当中送进一年簿籍到夫人处查算，一向因过岁新正，忙忙未及简勘。此时已值二月中旬，偶然闲手揭开一叶看去，内一行写着“姜字五十九号，当洞庭山某寺《金刚经》一卷，本米五十石”。夫人道：“奇怪！是何经卷，当了许多米去？”猛然想道：“常见相公说道：‘洞庭山寺内有卷《金刚经》，是山门之宝。’莫非即是此件？”随叫养娘们传出去，取进来看。不逾时取到。夫人盥手净了，解开包，揭起看时，见是古老纸色，虽不甚晓得好处与来历出处，也知是旧人经卷。便念声佛道：“此必是寺中祖传之经，只为年荒将来当米吃了。这些穷寺里如何赎得去？留在此处亵渎，心中也不安稳。譬如我斋了这寺中僧人一年，把此经还了他罢，省得佛天面上取利，不好看。”分付当中都管说：“把此项